

第十八章 四海歸一	313
穢亂宮闈的趙太后	315
年少有為的秦王	317
趙國的頂樑柱	320
趙王自毀長城	321
燕國的最後一擊	325
楚國的滅亡	328
愚蠢又可悲的齊王	330
一統山河	331
附錄 大事年表	334



三分晉國

公元前 453 年，就在晉陽城即將被攻破的前夜，韓、魏兩家突然反水，跟趙氏合力攻打智氏，晉陽的形勢陡然逆轉，原本佔據絕對優勢的智氏一夜之間被滅族。

這個轉折來得太意外，國際國內一片嘩然。

最震驚的還是遠在絳城的晉出公。直到這時，他才發現魏、趙、韓三家如同盤踞在晉國土地上的三隻巨獸，正張開血盆大口，準備分食這個已經無力反抗的國家。

三家羽翼已成，晉君悔之晚矣。

絕望中的晉出公試圖發起最後一擊，他向齊、魯借兵去攻打三大家族，但哪裏是三家的對手？很快便被他們打得大敗。

晉出公只得逃到齊國去躲避，第二年便病死在了那裏。晉國國內，魏、趙、韓扶植晉哀公為傀儡君王，三家從此肆無忌憚地開始了瓜分晉國的浩大工程。晉國擁有天下最優質的國土資源，三家經過五十年的爭吵與磨合，在趙襄子和魏文侯兩任中軍將的主持下，最終在保留三家原來所佔土地的基礎上，達成以下瓜分方案——

魏：河西郡、河東郡、上洛之地、東郡

趙：太原郡、代郡、邯鄲郡

韓：三川郡、上黨郡

其中有幾個地塊值得說明——

河西郡：東方各國中唯一一塊黃河以西的地塊。這是當年晉文公、晉襄公時代從秦國手上搶來的。從地理上來說，這是插入秦國本土的楔子，位置極端重要，也極端險惡。這個地方是魏國打壓秦國的最前線，因此也成為秦魏兩國拚死爭奪的焦點。

河東郡：晉國的核心地帶，最繁華富庶的地方。絳城、曲沃都在這裏，半死不活的晉國政府也在這裏。魏國因為佔有了這塊土地，經濟實力在三晉之中位列第一。



太原郡：趙氏苦心經營多年的大本營，晉陽就在這裏。但這裏也挨著秦國，因此也需要跟秦國展開爭奪。

邯鄲郡：趙國的另一塊重要土地。地處太行山以東，靠近中原核心地帶。這裏可以直接威逼燕、齊，壓制韓、魏，屬進可攻退可守的絕對優質地塊。

上黨郡：佔據太行山南部，為天下之脊，晉國的制高點，佔盡地利之便。

三家分晉的結果——

魏：佔有晉國最核心的地帶，經濟實力和人口都超過趙、韓，可以說繼承了晉國大部分的資源。但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：河西郡是跟秦國爭鬥的前沿陣地，佔據河西郡的魏國天生就是秦國的死對頭；東郡又卡在中原最中央。這樣一來，魏國要麼四面出擊，要麼被眾人圍攻，沒有別的選擇。另外，魏國的土地被分為東、西兩大塊，無法整合到一起，這點嚴重分散了它的力量。

趙：三晉中地緣形勢最優越的一國。它既有太原郡這個穩固的大本營，又有邯鄲郡這個爭奪天下的橋頭堡；既避開了中原紛爭，又有北方大片土地可以開拓，真正是龍興之地的架勢。缺點則是必須承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壓力，並且早期經濟發展也比較落後。趙國在初期雖然默默無聞，但倚仗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，終有一天它會崛起為一個大國。

韓：三晉中實力最弱的國家。從一開始就被困在太行山南麓跟洛邑之間，周圍強敵環伺，根本沒有發展空間。唯一可能的發展方向是向鄭國突破。但鄭國本身也是一個只能被圍攻的國家，這樣的地理形勢決定了韓國只能追求自保，默默過著自己的小日子，直到被滅掉。

總的來看，晉國的力量主要由魏國繼承下來，戰國爭雄，首先得看魏國！



雄才大略魏文侯

三晉之中，魏國繼承了晉國最精華的部分，本身底子就很厚。而魏文侯又是不可多得的有為之君，親手將魏國帶上了天下的至高峰。

魏文侯的賢德舉世皆知。

人們都說，他的高尚人格涵蓋方方面面，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禮賢下士。

《呂氏春秋》裏有一則故事很能說明這點。據說魏文侯有一次召集群臣宴飲，大家都喝得很盡興，魏文侯自己也有些飄飄然了，就讓在座的大臣們挨個評論：「孤王是個怎樣的君王？」大家一聽，展現拍馬屁功夫的機會來了，都爭著大肆吹捧魏文侯：有說他「仁義」的，有說他「睿智」的……輪到任座的時候，他卻很不屑地說：「我看大王也不怎麼賢德，您打下中山國的土地，不封給自己的弟弟，卻封給自己的兒子，怎麼算得上是仁君呢？」

聽到這話，魏文侯的臉馬上拉下來了。任座這番話，不僅掃興，而且直接挑明了魏文侯兄弟之間若隱若現的矛盾，相當辛辣。

魏文侯一言不發，現場氣氛一度十分尷尬，大家都不知道該說甚麼。任座知道魏文侯沒有公開攆人已經很給他留面子了，所以很知趣地退出去了。

酒宴繼續，下一個輪到翟璜，他也假裝靦腆拍馬屁：「大王當然是賢德的君主呀。下臣聽說，只有賢德之君，他的屬下才會直言敢諫，剛剛任座說話那麼直，正好說明大王的賢良。」

一番話頓時化解了尷尬，大家哈哈大笑，魏文侯也回嗔作喜，讓人把任座叫回來，自己親自下階迎接，還奉他為上客，雙方言歸於好，重又歡樂地喝起酒來。

從此魏文侯虛心納諫的名聲便廣泛傳播開來。

魏文侯就是這樣一個人。他對待士人，溫和謙厚，彬彬有禮，又聽得進勸諫，知錯就改，因此天下賢才都來歸附。他看人的眼光又相當精準，總

能挑出最合適的人才，並且不看門第出身、唯才是舉。因此，魏國漸漸聚集了一批冠絕當世的奇才，如翟璜、李克、西門豹等等，形成了戰國初期最豪華的一套政府班底。

為了進一步籠絡人才，魏文侯找來當時最有名的學者子夏，親自拜他為師。

子夏是孔子的弟子，「孔門十哲」之一。這時孔子的弟子們大多都已不在人世了，子夏作為當時的儒學泰斗，是孔門的代表人物。

子夏在魏國講學，開創了「西河學派」，天下的學者紛紛到這裏來交流學術思想，魏國成為了周朝的文化中心。

儘管對子夏極為尊敬，但魏文侯治理國家用的主要人才卻不是來自儒家，而是來自法家。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悝。

李悝作為魏國文臣之首，對於魏文侯的各種決策有著重大影響。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魏國主持變法。

李悝變法是一次全方位的革新運動，主要包括以下內容：打壓舊貴族，取消他們的世襲俸祿，按照才能選拔人才，由此籠絡新興的士大夫階層；頒佈《法經》，依「法」治國，《法經》是中國最早的法律典籍之一，對後世的法律制定有重大影響；廢除井田制，鼓勵老百姓開荒；大力發展農耕紡織，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水平；實行「平糶法」，豐年由國家平價收購農民的糧食，荒年再平價賣出；重新編排軍隊，把士兵按照特長劃分為不同的兵種，並且建立起一支戰鬥力強悍的特種部隊，稱為「魏武卒」，一度威震天下。

「變法」是這個時代最新潮的名詞。春秋時代的貴族制度已經瓦解，新時代需要一套新的制度來推動社會的運行。魏國開風氣之先，在列國中第一個變法，國家從上到下煥然一新，因此遠遠走在了其他諸侯國的前面。

政治和經濟上由李悝主導，而在軍事上，魏文侯也招納到了一個頂級強人，這個人把魏國的軍隊帶上了戰無不勝的絕高位置。



殺妻求將

吳起，衛國人，以兵法謀略聞名於世，是個心狠手辣又才冠古今的奇人。據說吳起出生於一個富豪家庭。當時天下紛亂，胸懷經天緯地之才的吳起一心想幹出一番事業。他散盡家財，多方尋求門路，想找一個入仕的機會，卻一直沒有結果。鄉里的人都在背後譏笑他，吳起發狠，一口氣殺了三十多個嘲笑他的人。

官府聞訊前來緝拿，走投無路的吳起只好逃離故鄉。臨走時他牽著母親的手發誓：「不為卿相，不復入衛！」

吳起來到魯國，投到曾申門下。曾申是孔門著名弟子，當世鴻儒，吳起能得到他的接納，已經站到了政壇的大門口。

但不久以後吳起的母親過世了。按照儒家的規矩，這種情況應該回鄉守孝三年。吳起卻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根本不管這些規矩，別說守孝了，連回家看一眼都沒有。

「不孝」這種行為犯了儒家的大忌，曾申這種孔門聖賢怎麼可能容忍。極度憤怒的曾申把吳起逐出門庭，從此和他恩斷義絕。

離開孔門的吳起轉而精心鑽研兵法，連魯穆公也聽說了他的才幹。當時正好齊國發兵來攻打魯國，急需將才的魯穆公想任用吳起為將領。

但吳起之前已經娶了一個齊國女子為妻，如果讓他領兵去對抗齊國，魯國人難免不放心。急於求取功名的吳起又一次展現出他心狠手辣的一面，他手起刀落殺死自己的妻子，向魯國人表示「我已經跟齊國斷絕關係了」。

這件事引起的轟動可想而知。魯國人群情激奮，都罵吳起不仁不義。但齊國大軍來勢洶洶，已經沒法顧忌更多了，魯穆公最終還是決定任用吳起。

一入戰場的吳起頓時如同蛟龍入海，無往不利，無視齊、魯兵力的巨大差距，迅速打退了齊國的進攻。

但魯國畢竟是禮儀之邦，吳起這種狂放不羈的叛逆者天然地跟魯國人不合拍。儘管他幫助魯國戰勝了敵人，但魯國人還是很看不起他。有人挑撥

魯穆公說：「我們魯國是個小國，不安安穩穩地過日子，卻公然跟強大的齊國為敵，以後大國肯定都會來找我們的麻煩了。況且魯、衛是兄弟國家，吳起是衛國逃犯，任用吳起肯定會得罪衛國。」

魯穆公禁不起眾口鑠金，開始冷落吳起。這時一直賞識吳起的季孫氏又被下人殺了，吳起失去了靠山，再也待不下去，只好離開魯國，來到了魏國。

魏國也有很多人不喜歡這個狂傲的浪子，他們紛紛建議魏文侯不要接納他。但子夏的弟子李克（有一種說法認為李克就是李悝）對魏文侯說：「吳起這人雖然人品不好，但用兵如神，甚至超過名將司馬穰苴。」

魏文侯本就是「唯才是舉」的人，聽了這話，當即力排眾議，任用吳起為魏國軍隊的統帥。

吳起終於找到了可以大展拳腳的場所。除了吳起，樂羊也是魏文侯提拔起來的超級將才。那是在討伐中山國的戰役中。

樂羊食子

春秋時期，在晉國東北方有一個由鮮虞部落建立的國家，中山國。鮮虞是北方夷狄之一，戰鬥力強悍，在春秋時代就一直是中原諸侯們的死對頭。他們多次侵犯中原北部的邢國和衛國，給中原國家造成很大困擾。晉國作為北方大國，一直對中山國給予持續的打擊。春秋末期，趙襄子帶兵對中山國發起一連串攻擊，最終徹底控制了這個國家，隨後扶立中山文公為傀儡君王。

此後，中山國一直處在趙、魏兩家的控制下，名存實亡。三家分晉使晉國內部陷入混亂。中山文公的兒子中山武公趁機擺脫趙、魏兩國的控制，恢復了中山國，定都顧城，那是公元前 414 年。趙、魏兩國對於這種奴才造反的事情當然不能容忍。他們先忙瓜分晉國的事情，到公元前 408 年，瓜分晉國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，趙、魏兩家回頭來商量，準備聯手滅掉中山國。



魏國武力強大，但跟中山國中間隔著趙國，所以趙國借道，魏國派兵，跨過趙國土地去攻打中山國。

這時候的中山國復國不過六年，正在重新建設自己的國家。他們的遭遇令人同情，但兩個民族對生存空間的爭奪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，沒有道義可講。

帶兵的是吳起和樂羊。樂羊是在戰前被臨時提拔上來的。他本來是翟璜的門客，翟璜為了這次戰爭，專門把他推薦給魏文侯。

翟璜是魏國的伯樂，向魏文侯推薦過許多傑出的人才，他看中的人基本是沒錯的。但樂羊有個很大的問題：他兒子樂舒在中山國當將領，還曾跟魏國打過仗。要是父子二人在戰場上相見，怎麼保證樂羊會真心為國出力呢？

魏文侯這時表現出了極其開明的一面，他完全不懷疑樂羊的忠誠，直接把大隊人馬交給他，讓他帶兵出征。

朝中大臣覺得這樣很冒險，都在提心吊膽地關注著樂羊的一舉一動，猜測樂羊會怎麼做。

當時的中山國君也認為有機可乘，所以立即把樂舒抓起來，以此要挾樂羊。不料樂羊絲毫不為所動，照樣指揮軍隊猛攻中山國城池。

中山國是夷狄，本來就殘忍嗜殺，看到這情景，乾脆直接殺掉樂舒，煮成肉醬裝在罐子裏，派人送給樂羊，想藉此打擊他的士氣。

樂羊聽到下人的報告，很冷靜地召使者進來見面，接下來是駭人聽聞的一幕——他面無表情地接過那罐肉醬，拿起勺子，一口氣吃完，問：「怎麼樣？滿不滿意？」

中山國的使者嚇得抱頭鼠竄，回去報告後，大家都無可奈何，知道確實動搖不了樂羊的意志，就只好硬拚了。

樂羊以自己的極端行為表明了他對國家的忠誠，從此軍隊上下不再懷疑他，真心接受了他的領導。

但魏文侯卻心情複雜。他一方面被樂羊的愛國行為所感動，一方面卻惴惴不安地想：「如此極端的人，甚麼事情幹不出來？」

前方的戰鬥依然激烈。中山國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，魏軍又是在別人的國土上作戰，受到很大限制。所以這場戰爭打得十分辛苦，足足用了兩年多才終於攻克顧城，第二次滅亡了中山國，把這片土地再次收入囊中。

攻佔中山國以後，魏國的領土大幅擴張，插入齊、趙之間。行軍途中還見縫插針地佔了趙國一些土地，從此地緣上更加佔優，進一步壓倒了趙、韓兩國。

而趙國借道給魏國，卻沒有得到實際的好處，相當於把中山國這塊大肥肉白送給了魏國。這是他們的重大失策，但考慮到魏國壓倒性的實力，也許趙國這樣做也是不得已吧。

魏軍凱旋以後，樂羊受到了魏文侯的隆重接見。文侯當場讓人抬了兩個箱子上來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滿滿的文檔。魏文侯隨手翻給樂羊看，都是各路官員彈劾他以及反對攻打中山國的奏摺。到這時，樂羊才知道文侯幫他擋下了如此之多的質疑，感動不已。

魏文侯真正把「用人不疑」做到了極致，魏國朝廷上下能夠如此齊心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但「樂羊食子」畢竟是一個抹不去的污點，對魏國的形象有很大的負面影響，後來魏文侯把樂羊封在中山國的靈壽，從此不再重用他，讓他在那邊養老，卻也給了他足夠的尊重。這應該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佳結果吧。

而另一方面，吳起的封神之路才剛剛開始，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即將到來。

強奪河西

三家分晉以後，晉國「表裏山河」的地理優勢被打碎，魏、趙、韓都急需建立自己的戰略縱深，對外擴張不可避免。其中，最強大的魏國是擴張最積極的。



向東是強大的齊國，南、北是韓、趙兩兄弟國，都不方便擴張，所以魏文侯把擴張的重點選在西面，向蠻荒地帶的秦國要土地。

秦國在穆公的時候也曾囂張過一段時期，一度跟晉國打成平手。不過他們畢竟是半個蠻夷，經濟文化落後，人才資源跟不上，所以穆公過後就漸漸衰落了，雖然國土廣大，但只能算是個二流國家。

在國力衰退的同時，政治上的不穩定更讓秦國雪上加霜。

公元前 429 年，秦躁公死，他的弟弟秦懷公繼位。

當時秦國國政已經落入權臣手中，懷公掌權僅僅五年之後，庶長鼂帶領群臣圍攻懷公，秦懷公被迫自殺。懷公的兒子在這之前就已經死了，所以只好立他的孫子為君，是為秦靈公。秦靈公執政九年，還很年輕，卻又離奇身亡。他的兒子公子連這時才九歲，沒有政治實力。秦懷公的另一個兒子（秦靈公的叔叔）悼子發起政變，奪得了君位，是為秦簡公，公子連被迫逃到魏國避難。

從秦懷公開始，十五年間，秦國換了三任國君，每一任都不是通過正常途徑繼位，連續的動亂，把秦國拖入了國弱民貧的深淵。

從外部環境來說，兩百多年來，崤函通道一直牢牢地被晉國以及後來的魏國捏在手裏，秦國被隔離在遙遠的西方，跟中原各國缺乏聯繫。中原各國根本不瞭解他們，把他們當作化外之邦，各種會盟都不讓他們參加。秦國何止是孤立，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外交。

這樣一個積重難返的國家，卻佔著黃河以西大片豐腴的土地，最近處離安邑只有一百四十餘里，從地緣上直接威逼魏國的河東郡與上洛之地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

所以奪取河西地區，把秦國人趕到更西方去，就成了魏國的既定國策。在河西地區的爭奪中，魏國佔有先天優勢。因為當初晉文公、晉襄公的時候，晉國打下了河西的少梁、彭衙等地，它們如同一把楔子，插入秦國的河西部分。

公元前 419 年，魏國開始動手。他們先在自己控制的少梁地區修築軍事要塞，作為爭奪河西地區的前哨。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。秦國馬上派兵

來阻止，雙方圍繞少梁展開激烈的爭奪戰。

對於秦國來說，河西是關係到國運的重要戰略緩衝帶。秦國東進中原的唯一通路是崤函通道，河西是崤函通道北部的高原地帶，河西是否處在秦國控制下，直接決定了秦國能否順利通過函谷關進入中原。另一方面，河西高原向西俯視著秦國的腹地關中平原，一旦河西失守，關中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，秦國的腹部將完全暴露在敵人的鐵拳之下。

少梁是河西南北交通的樞紐，從東西、南北四個方向掌控著河西局勢，自然也成為秦、魏雙方拚死爭奪的焦點。

很可惜，秦人雖然悍勇無比，然而戰爭終究是國力的較量。秦國國力如此弱小，在如日中天的魏軍面前哪有半點獲勝的機會？他們拚盡全力也拿不下少梁，只能眼睜睜看著魏人的城堡越築越高。

秦軍只能沿著黃河另佈一條防線，試圖圍困少梁，但這樣無力的抵抗起不到任何作用。

公元前 413 年，少梁的堡壘已經修好，魏國擁有了黃河以西的戰爭基地，隨即發起大規模進攻，向下俯衝，直入關中平原，開始吞併秦國的土地。

之後的幾年中，魏軍接連攻城拔寨，一路把秦軍向西驅趕，攻佔了秦國許多土地。

公元前 409 年，吳起開始統領魏軍。戰神的加入，使魏軍更加所向披靡，在河西地區一路橫掃。

據說吳起領兵的時候，吃住都跟普通士兵在一起，自己沒有任何特殊待遇。有個士兵生了膿瘡，吳起親自替他吸出膿液，這名士兵的母親聽到以後痛哭道：「當年吳公曾為這孩子的父親吸膿，他父親在作戰時就拚死衝在最前面，最終死在戰場上。現在我這個兒子也要死在戰場上了嗎？」可見吳起在士兵中威望之高。

有吳起這樣一位身先士卒的將領，魏國士兵人人爭效死力，戰鬥力極為恐怖，在幾年之內就成功趕跑了秦國人，把整個河西地區納入了魏國版圖。



魏文侯把這裏設為西河郡，任命吳起為西河郡守，防範秦國的反撲（當時「河西」與「西河」基本指同一個地方）。

吳起採取步步為營的策略，每佔領一個地方，就在當地築城，派兵駐守，然後繼續推進。漸漸地吳起在河西地區建立起多座城池，這樣一種「蠶食」戰術讓秦人無可奈何。

秦人只好退守洛水。至此，整個關中已經暴露在魏國的兵鋒之下。關中是他們剩下的唯一根據地，一旦這裏失守，秦國也就亡了，這將是秦人的噩夢。驚恐萬狀的秦人甚至沿洛水築起一座長城，試圖阻擋隨時可能到來的毀滅性打擊。

公元前 405 年前後，秦國遭遇空前危機，走到了亡國的邊緣。這時候遙遠的齊國發生動亂，成功吸引了魏國的火力，讓秦國得到了短暫的喘息機會。

三晉伐齊

魏國的地緣形勢在各國中幾乎是最差的（僅僅比韓國好一點），東、南、西三個方位都面臨大國的壓迫。

早在公元前 412 年，太子擊攻打河西的時候，齊、楚兩國就趁魏國內空虛的時機發起進攻，分別從兩個方位夾擊魏國，魏國一時間面臨三線作戰的窘境。

在這種局面下，團結趙、韓兩兄弟，防止四面被圍攻就成了魏國必然的選擇。

魏文侯一直特別在意「三晉」之間的團結。據說趙獻侯曾暗地裏聯絡他，希望聯合滅掉韓氏，瓜分韓氏的地盤，魏文侯一口回絕了；韓武子也來找過他，希望聯手消滅趙氏，也被他拒絕了。因此趙、韓兩方都不高興，都在背地裏抱怨魏文侯。

後來趙獻侯跟韓武子見面聊起來，才知道魏文侯放過了消滅自己的機

會，於是都十分感激魏文侯的恩德，開始跟魏文侯團結起來，共同應對國際上的壓力。

晉國本來是無可爭議的天下第一強國，一度同時壓住齊、楚、秦三大強敵。分裂以後的三晉，地緣條件卻都大大惡化，都處在幾個方向的敵人的包圍之中。所以三晉一旦聯合，則接近於當年晉國的國力，基本天下無敵；三晉互相爭鬥，則會被四周的敵人各個擊破。這個道理魏文侯很清楚，趙、韓兩家也漸漸明白了。

這以後，三晉開始在國際上組成聯盟，同生死，共進退。由於魏國壓倒性的實力，三晉聯合體基本上就是魏國帶著兩個小弟的格局。有兩個小弟的扶持，魏國就有足夠的信心同時應對齊、楚、秦三方敵對勢力。

三晉聯合體的第一個代表作就是討伐齊國。

公元前 405 年，齊國的田氏發生內訌。

當時田悼子過世，田氏分裂成兩派，一派以田和為首，一派以田孫為首，田和的人殺掉了田孫，導致田孫手下的田會叛國，把廩丘送給趙國。廩丘和趙國中間還有大片由齊國控制的土地，趙國收留田會，就把這一大片土地順手都納入了自己的版圖，這當然是齊國絕對不能接受的。

田和馬上派兵進攻並包圍廩丘，趙國向韓、魏求援，魏國正想打掉齊國這個隱患，便帶領兩個小兄弟殺向廩丘，共同抗擊齊國。

三晉聯手天下無敵，他們靈活機動的步兵迅速包圍了齊國的車陣，齊軍兵敗如山倒，被斬殺超過三萬餘人。

隨後雙方在龍澤再戰，齊軍再度慘敗，聯軍一度打到齊長城，佔領了齊國大片領土。

最後連齊康公都被三晉聯軍活捉了，被解送到洛邑的周威烈王那裏。三晉挾這次大勝的聲威，要求周王冊封自己為諸侯——這才是他們討伐齊國的真正目的。



晉國末路

公元前 403 年，周威烈王親自頒下詔令：分封魏、趙、韓為諸侯國。這等於公開承認了三個公卿家族篡權奪位的事實。三家經過五十多年的運作，終於使得周天子承認了自己的合法性，「三家分晉」因此有了官方認可，正式被國際社會接納。這是魏、趙、韓三家的重大勝利，也是天下一切亂臣賊子的重大勝利。

天子牽頭，公然推倒周禮，支持亂臣賊子以下犯上，這還是開天闢地以來頭一遭，給諸侯們造成的震動可想而知。

既然君不像君，臣當然也就不必像臣，大家從此可以甩開膀子幹了。諸侯們感到眼前豁然開朗，一個只講實力不講道義的時代在華夏大地上拉開了帷幕。

周威烈王因此被後世罵得狗血淋頭。很多人想不通身為天子的他為甚麼要帶頭支持逆臣，但看看他的父輩幹的那些事也就明白了。謀朝篡位本來就是他們的家族傳統：公元前 441 年，周貞定王駕崩，長子去疾繼位，是為周哀王。三個月以後，他弟弟殺死了他，繼位為周思王。五個月以後，周思王的弟弟又殺死了他，繼位為周考王。周考王就是周威烈王的父親。

有這樣的光榮傳統，周威烈王對於魏、趙、韓三個逆臣當然也就倍感親切，支持他們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完成了冊封魏、趙、韓的大事，了卻了一樁心願，也把華夏帶入了戰國亂世。

這時候，國際社會的目光都聚集在這三個光彩奪目的新興諸侯身上，沒人注意到縮在絳城角落裏瑟瑟發抖的晉烈公。

從當年的晉哀公開始，晉國君主就已經是傀儡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晉哀公傳位給晉幽公，再到晉烈公，他們都只是擺設而已，不僅根本沒有能力阻止三家對晉國的拆分，甚至身為國君的晉幽公還得低聲下氣地去朝拜三家的領導人。

曾經的天下第一強國就這樣在無所事事中混著日子，默默看著自己的

國家被三隻巨獸肢解，最終被執行安樂死。

公元前 349 年，魏、趙、韓三家把晉靜公廢為庶人，瓜分了晉國最後的土地，晉國滅亡。

現在天下的主人是七大強國：齊、楚、秦、燕、魏、趙、韓。其中，齊、楚、秦、燕分別佔據東、南、西、北四方，三晉被圍在中間，是爭鬥的主角。另外還有魯、宋、鄭等少數倖存下來的小國，在大國的夾縫中艱難求生。它們之所以還沒滅亡，只是因為大國之間達成了平衡而已，真要消滅它們是分分鐘的事。

春秋初年的一百多家諸侯國，倖存到現在的也就是這二十來個而已。

這造成了一種很惡劣的後果——大國之間沒有緩衝地帶了。幾個大國彼此摩肩接踵，面對面地比拚，一旦打起來就是大戰，甚至很容易就把所有大國都裹挾進去。春秋時代很罕見的「世界大戰」現在隨時都可能爆發，戰國時代競爭的慘烈遠遠超過了春秋。

另外，魏、趙、韓三家成功上位，也給了別的陰謀家很大啟發，大家都想來嘗一嘗當國君的滋味。下一個受害者是立國六百多年、傳位三十二帝的呂氏齊國。

